



周读书系

Vol.80

浮生六记

沈复 撰 向梅林 校注

本书是一部流传极广、影响极大的自传体随笔，在清代笔记体文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。作者以简洁生动的文笔描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包括他的婚姻爱情生活、家庭变故、闲情逸趣、山水游记等，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独特的人生态度、价值观念、性格气质和美学品位。

CS 岳麓书社

浮生六记

沈复 撰 向梅林 校注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浮生六记/ (清) 沈复撰; 向梅林校注. —长沙: 岳麓书社,
2016. 2 (周读书系)

ISBN 978-7-5538-0487-3

I. ①浮... II. ①沈... ②向... III. ①古典散文—散文集—中国—清代
IV. ①I264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91808 号

ㄗ 周读书系

FUSHENG LIUJI

浮生六记

沈复 撰 向梅林 校注

出 版 人: 曾德明

丛书策划: 朱建纲

责任编辑: 彭卫才

整体设计: 萧睿子

2016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38-0487-3

开 本: 787mm×960mm 1/32

印 张: 6.375

印 刷: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定 价: 12.00 元

岳麓书社出版、发行

(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爱民路 47 号 邮编: 410006)

网址: www.yueluhistory.com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—88885616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“周读书系”编委会

主 任：朱建纲

副主任：尹飞舟 蒋新建 毛良才 刘清华

成 员：黄远征 杨俊杰 戴 茵 谢清风 张旭东
易言者 章育良 黄楚芳 张 健

导 言

人之一生，福兮祸兮，幸或不幸，难以评说。诸如沈复，生于乾隆盛世，养在衣冠之家，长在姑苏古城，酷好诗书丹青，性喜丘壑林霞，但却习幕不成，从商不成，终身布衣，一世潦倒，此可谓大不幸耶？但沈复却以一部随意点染的闲书《浮生六记》使古代雅士乐道赏玩，使现代小资黯然泪落、顶礼膜拜，拥有了难以数计的“浮迷”，此又可谓大幸也！

幸与不幸乃后人评说，于沈复而言，“事如春梦了无痕”，漫长的人生于指缝间悄无声息地滑过，到头来不免白头之叹。于是便要追忆，便要遥想，在遥想与追忆中获得一种心灵的补偿。这才是沈复的心结，也是《浮生六记》的旨趣，所以其书名便直接化用李白“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”的语句，以突显追怀往事之意趣。

大概人生总是难以圆满，总要抛下诸多遗憾，或云横秦岭，雪拥南关；或江湖夜雨，断雁西风；或人面桃花，失之交臂；或山盟虽在，锦书难托……于是，人们便用追忆抚舔伤痕，试图用追忆填平“时间、消逝和记忆的鸿沟”，“填补围绕在残存碎片四周的空白”（斯蒂芬·欧文：《追忆——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

事再现》)。追忆是对往事的回想，经历了时间的汰选和心灵的孵化，实质上构成了对往事的超越。无论往事多么不堪，多么苦楚，在深情地追忆中，都会如一缕青烟、一泓清泉、一段清梦，缥缈恍惚，让人感怀和陶醉，人们便在追忆中获得了生命的重温和超越。这是《浮生六记》最大的艺术魅力，也是其让当代小资赏之乐之而难以释卷的主要原因。

最值得追忆的当然是沈复的妻子芸——那个被林语堂称之为“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”，沈复把它放在首卷，足见其良苦用心。清代的张潮在《幽梦影》中说：“所谓美人者，以花为貌，以鸟为声，以月为神，以柳为态，以玉为骨，以冰雪为肌肤，以秋水为姿，以诗词为心。”美丽是对体态容貌的审视，可爱是对气质风神的品鉴，芸的特性是可爱，自然就比美丽多出一种灵慧和神韵。试看：“一身素淡”，何其闲雅；口授成诵，何其颖慧；“顾盼神飞”，何其缠绵；“暗牵余袖”，何其体贴；“暖尖滑腻”，何其温婉；太湖纵目，何其阔达；女扮男装，何其豪迈。再看看《红楼梦》大观园中的众女儿，虽然风华绝代、光艳照人，但却都有明显的缺点。比如：黛玉尖刻，宝钗世故、探春峻急、湘云粗疏、妙玉清高而不食人间烟火。与之相比，芸比黛玉柔和，比宝钗纯净，比探春体贴，比湘云精明，比妙玉多一份人间烟火。完全可以说，芸集各类女性优点于一身，成为真正的大众情人，能满足各个层面读者的情感需求：可以为红颜知己，可以为浪漫情人，更可以为贤妻良母居家过

日子。但就是这样一个最可爱的大众情人，却不料中道撒手人寰，空留下痛泪两行，孤灯一盏，长恨一世，这不仅令沈复寸心欲碎，更令读者诸君扼腕感叹红颜薄命，造化弄人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芸是情感的杀手锏，正是芸的可爱和可爱的殒灭将读者轰然击倒，使其怀揣一颗破碎的心去感怀沉吟。

《浮生六记》的另一大魅力是他的幽闲之趣。《浮生六记》从不板着脸孔说教，不传道授业解惑，没有仕途功利，更没有匡救天下的政治豪情，只是一本养眼养心的闲书而已。放在枕边案头，闲来无事，信意浏览，松弛紧张的神经，获得心性的舒展。那是怎样的一对烟火神仙啊！赏尽宇宙间无边风月，在幽闲中获得一身清气，一片灵心。那是怎样的一种诗化人生啊！“夏蚊成雷，私拟作群鹤舞空”“卵为蚯蚓所哈”的童趣，令人喷饭；李杜优劣的讨论、卤虾瓜与臭腐乳的调笑，令人会心；沧浪观月、太湖听涛、水仙庙赏花的情景，令人神往；有关盆玩与插花甚或静室熏香的妙想，令人击节；“长夏无事，考对为会”的日常游戏，令人赞叹！这真正称得上海德格尔所说的“诗意的栖居”。诗意充盈于沈复夫妇生活的每个角落，成为生活的一种况味，一种境界。只要沈复夫妇稍一动作，便会弹响诗意的琴弦，即使生活中一个小小的设计，诸如“梅花盒”“活花屏”“荷花茶”，无一不体现出诗意的妙想。现代人奔走于红尘的热浪之中，早已疏离了幽闲之趣，脑际闪过的全是事业、功名、责任等严肃而崇高的概念，精神高度紧张。读

《浮生六记》，会觉得神清气爽，身心得到完全放松，会突然领悟到，原来幽闲才是有益身心的人生境界。

人们爱赏《浮生六记》，还因为它是疏朗简约、生动俊逸的美文。对于《浮生六记》的语言，古今读者无不推崇备至、“阅而心醉”，即使把《浮生六记》斥为香艳小说的道学家也概莫能外。究其根源，《浮生六记》的语言，印着姑苏古城的文化底蕴，透着江南才子的精神气质，裹着追忆往事的朦胧面纱，自然而又精致，疏淡而又玲珑，从容而又典雅，简约而又丰韵，真正拿捏到了疏密浓淡的命门。俞平伯先生对此颇有心得：

即如这书，说它是信笔写出的，固然不像；说它是精心结撰的，又何以见得？这总是一半儿做着，一半儿写着的；虽有雕琢一样的完美，却不见一点斧凿痕。犹之佳山佳水，明明是天开的图画，然仿佛处处吻合人工的意匠。

的确，《浮生六记》的语言不对称，不规整，不板滞，有虚白，精心结构而又随心所欲，刻意雕琢而又雅近天然，就如同找到了淡妆浓抹的黄金分割点，正所谓“增之一分则太长、减之一分则太短。著粉则太白、施朱则太赤”，无论是叙事、写景、抒情都无不恰到好处。如此美文，读者自然沉酣其中而流连忘返——如品香茗、如饮佳酿、如沐春风。

有些遗憾的是，如此天然妙品的《浮生六记》，其出身来历却难以明辨，有关《浮生六记》的残本、

足本以及足本的真伪属性尚无定论。《浮生六记》原书共六卷，并附有管贻蓁为每卷所题的绝句六首，可惜早已湮灭不闻。流传可见的《浮生六记》的最早版本即《独悟庵丛钞》本，此为杨引传于1877年在冷摊上购得，仅剩前四卷，后二卷亡佚。此后有1907年黄摩西的《雁来红丛报》转载本，1924年俞平伯点校的霜枫丛书本，皆是残本。1935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《美化文学名著丛刊》中收入足本《浮生六记》，并附有朱剑芒的《〈浮生六记〉校读后附记》和赵茗狂的《〈浮生六记〉考》，介绍了王均卿发现足本《浮生六记》的始末，论证了足本《浮生六记》的可靠性。但据历代学者考证，后二卷“中山记历”和“养生记道”系伪作，乃好事者从曾国藩、李鼎元、张英等著作中摘抄拼凑而成。其实无须考证，但凡有点文字修养的，只要比较一下前四记与后二记的文字优劣，结果不辨自明。无论是性情之挥洒，文字之神韵，与前四记都相差甚远。此次点校注释，以《美化文学名著丛刊》中的足本《浮生六记》为底本，再参考俞平伯霜枫丛书本。之所以选择足本《浮生六记》，意在尽可能多地提供文本资料，满足普通读者追求完满的愿望，而研究者则可以去粗取精、去伪存真。

有关《浮生六记》的注释，力求准确、简洁、清晰。文中重复出现的词语，除第一次作注外，不再一一重复注释，其目的是减少阅读中的繁琐和羁绊，使注释既有利于读者阅读，又不至于成为读者的眼障。至于每一记的导读，是编注者与文本对话时的真实感

受，若有幸引起读者的共鸣，那是编注者的荣耀，若不小心拂了读者诸君的意，还望一笑置之。

《浮生六记》虽是一本小书，但其要在于个人心性之把玩。读者诸君若能在阅读中陶冶情致，获得心性的颐养，则沈复幸甚，编注者幸甚，读者幸甚！

向梅林

辛卯仲夏于长沙月湖

目 录

导言	001
卷一 闺房记乐	001
卷二 闲情记趣	032
卷三 坎坷记愁	048
卷四 浪游记快	075
卷五 中山记历	120
卷六 养生记道	166

卷一 闺房记乐

闺房之乐是人生所有乐趣中最本源、最神秘、最感性、最销魂的快乐，也是最难以言说的快乐。里巷之人言之，则未免帐摆流苏、被翻红浪而堕入恶趣；冬烘先生言之，则未免红袖添香、举案齐眉而流于干瘪，更多的人则干脆以妙不可言相搪塞，留下一脸尴尬或一脸坏笑让人去揣度。沈复毕竟不是俗骨凡胎，敢于言人所难言之闺房之乐，而且放在卷首，而且言说得那般出色——痴情得让人融化，微妙得让人沉思，纯净得不留一点渣滓。

沈复之所以把闺房之乐记叙得如此神妙，与其说是因为他的生花妙笔，倒不如说是因为他拥有一位可爱的闺中人。沈复的妻子芸的确太可爱了，完全够得上张潮所谓“以花为貌，以鸟为声，以月为神，以柳

为态，以玉为骨，以冰雪为肌肤，以秋水为姿，以诗词为心”的美人标准，也真正是林语堂所说的“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”，惟其可爱，芸就比一般的美丽多了一种襟怀、一种灵慧、一种神韵。试看：“一身素淡”，何其闲雅；口授成诵，何其颖慧；“顾盼神飞”，何其缠绵；“暗牵余袖”，何其体贴；“暖尖滑腻”，何其温婉；太湖纵目，何其阔达；女扮男装，何其豪迈。与《红楼梦》大观园中的女儿相比，芸比黛玉柔和，比宝钗淡雅，比探春体贴，比湘云豪爽，比妙玉多一份人间烟火；与当今时尚女郎相比，芸多了一份内涵，一份古雅，一份矜持。试想，闺房中有如此一位最可爱的女子，闺房之乐岂不妙哉！

沈复的“闺房记乐”其实就是最可爱的芸举手投足、顾盼言笑留下的痕迹和韵律，是芸之襟怀、灵慧、神韵的自然流露。就大关目而言，有合卺时“暗于案下握其腕，暖尖滑腻，胸中不觉怦怦作跳”的形神融合；有沧浪亭消夏，“课书论古，品月评花”的人间之乐；有中秋赏月，“风生袖低，月到波心”之尘怀顿释的爽然；有金母桥灌园，持螯赏菊的秋兴；有纵目太湖，“见天地之宽，不虚此生”的浩叹；有万年桥豪饮，酩酊大醉，误传为妓的佳话。就小细节而论，有夜读《西厢》的忘情与掩饰；有观戏的肠断与称快；有李杜优劣的高妙之论；有各执“愿生生世世为夫妇”朱白图章“以为往来书信之用”的痴情之举；有“白字连篇”“香中小人”的调笑之语，有“臭乳腐”与“虾卤瓜”的打情骂俏。所有这一切，无不流

露出芸的可爱，无一不是芸之可爱的自然展现。

世界上没有完人，芸也有小恙微疵，如“迂阔多礼”，看公婆脸色行事，为丈夫物色小妾，但这并不影响芸的可爱，反倒觉得真实亲切，可触可感，多了一份人间烟火，更加凸显其可爱，让人更生崇敬与怜爱之心。这大概便是美的辩证法，脂砚斋所谓“天生美人方有一陋处”，用在芸身上，再恰当不过。

当然，作为完整的闺房风景，沈复与芸的声气相连、心曲相通、志趣相投也不可忽视，换言之，可爱也要有人鉴赏。正因为彼此二人的相互鉴赏，沈复和芸，是平常夫妻，是才子佳人，是倾心知己，是浪漫情人，这种彼此谐和的多重关系，构成了闺房之乐的生动性和丰富性，孕生为闺房之乐的今古奇观，引无数今人钦羡感叹。尤其在当今物欲横流，爱情婚姻弱不禁风的日子，沈复的闺房风景显得尤为珍贵。

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^①，正值太平盛世，且在衣冠之家^②，居苏州沧浪亭畔^③，天之厚我，可谓至矣。东坡云“事如春梦了无痕”^④，苟不记之笔墨，未免有辜彼苍之厚^⑤。因思《关雎》冠三百篇之首^⑥，故列夫妇于首卷，余以次递及焉^⑦。所愧少年失学，稍识之无^⑧，不过记其实情实事而已。若必考订其文法，是责明于垢鉴矣。

注释

①乾隆癸未：乾隆二十八年，公元1763年。

②衣冠之家：官绅世家。

③沧浪亭：苏州名园之一。原为五代吴越广陵王钱元璩的花园，北宋诗人苏舜钦在园内建沧浪亭，后遂以亭名园。

④事如春梦了无痕：语出苏轼诗作《正月二十日与潘、郭二生出郊寻春，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，乃和前韵》：“人似秋鸿来有信，事如春梦了无痕。”

⑤彼苍：苍天。

⑥因思《关雎》冠三百篇之首：“三百篇”即《诗经》代称，《关雎》是《诗经》的首篇。《诗序》认为《关雎》乃颂扬“后妃之德”，现代学者多认为乃男女相悦之作。沈复效《诗经》之意，故将《闺房记乐》列为首篇。

⑦以次第及：按次序往下写。

⑧稍识之无：识字不多，稍通笔墨。

余幼聘金沙于氏^①，八龄而夭，娶陈氏。陈名芸，字淑珍，舅氏心余先生女也。生而颖慧，学语时，口授《琵琶行》^②，即能成诵。四龄失怙^③，母金氏，弟克昌，家徒壁立。芸既长，嫀女红，三口仰其十指供给，克昌从师，脩脯无缺^④。一日，于书篋中得《琵琶行》，挨字而认，始识字。刺绣之暇，渐通吟咏，有“秋侵人影瘦，霜染菊花肥”之句。

余年十三，随母归宁^⑤，两小无嫌，得见所作，虽叹其才思隽秀，窃恐其福泽不深，然心注不能释^⑥，

告母曰：“若为儿择妇，非淑姊不娶。”母亦爱其柔和，即脱金约指缔姻焉^⑦。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^⑧。

注释

①金沙：今江苏南通。

②《琵琶行》：唐代白居易所作长篇叙事诗。

③失怙（hù）：丧父。

④脩脯：原意为干肉，后代指给老师的酬金。

⑤归宁：已婚女子回娘家省视父母。

⑥心注不能释：倾情爱慕的心难以释怀。

⑦金约指：金戒指。

⑧乾隆乙未：乾隆四十年，公元1775年。

是年冬，值其堂姊出阁^①，余又随母往。芸与余同齿而长余十月，自幼姊弟相呼，故仍呼之曰淑姊。时但见满屋鲜衣，芸独通体素淡，仅新其鞋而已。见其绣制精巧，询为己作，始知其慧心不仅在笔墨也。其形削肩长项，瘦不露骨，眉弯目秀，顾盼神飞。惟两齿微露，似非佳相。一种缠绵之态，令人之意也消。

索观诗稿，有仅一联，或三四句，多未成篇者。询其故，笑曰：“无师之作，愿得知己堪师者敲成之耳^②。”余戏题其签曰“锦囊佳句”^③，不知夭寿之机此已伏矣。

注释

①出阁：出嫁。

②敲成：经推敲修改而定稿。

③锦囊佳句：典出唐代李贺事。相传李贺常骑驴外出，背一锦囊，途中偶有佳句，即书投囊中。李贺早夭，年仅二十七岁而卒。故下文言“夭寿之机此已伏矣”。

是夜送亲城外，反已漏三下^①。腹饥索饵，婢姬以枣脯进，余嫌其甜。芸暗牵余袖，随至其室，见藏有暖粥并小菜焉。余欣然举箸^②，忽闻芸堂兄玉衡呼曰：“淑妹速来！”芸急闭门曰：“已疲乏，将卧矣。”玉衡挤身而入，见余将吃粥，乃笑睨芸曰^③：“顷我索粥^④，汝曰‘尽矣’，乃藏此专待汝婿耶？”芸大窘避去，上下哗笑之。余亦负气，挈老仆先归^⑤。自吃粥被嘲，再往，芸即避匿，余知其恐貽人笑也。

注释

①漏三下：三更时分。

②箸：筷子。

③睨：斜眼看。

④顷：刚才。

⑤挈：带着。

至乾隆庚子正月二十二日花烛之夕^①，见瘦怯身材依然如昔，头巾既揭，相视嫣然^②。合卺后^③，并肩夜膳，余暗于案下握其腕，暖尖滑腻，胸中不觉怦怦作跳。让之食，适逢斋期，已数年矣。暗计吃斋之